

张贤在表演中离奇消失数月又神秘复出



张海帆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009年的春晚，捧红了刘谦，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

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引发官、匪、西方列强拼死角逐。

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大魔术师”。他的身世，却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

[上期回顾]

张贤表演了一个近乎于失传的戏法——天罩训地法，这个戏法在明末魔术奇书《古彩杂源·张迎山演评》中曾有记载，陈国手上有这本书的残卷，他冲上前去，想要破解天罩训地法的秘密……

魔术小说

陈国冲出来，一把就要抓住地上的纱巾，岂知这时候纱巾猛地一抖，“嗵嗵嗵”作响，顿时从纱巾下涌出大量的浓浓白烟。纱巾在白烟中一晃，没有了踪影。

白烟突然涌起，向围观的众人弥漫过来，把大家都惊得乱成一片。可白烟来得快，去得也快，十几秒的工夫，众人眼前突然一亮，白烟已经消散不见。

陈国站在场地中间，两手空空，四处转着圈乱看，不住地低吼：“人呢？张贤呢？”

张贤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

张贤消失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候，李易正蹲在张贤的房门前，用一段铁丝插入门锁中，轻轻搅了几下，门便打开了。

房间里没有人，一个硕大的皮箱打开着，随意地摆在床边的地面上。李易赶忙上前，在皮箱中翻找不停，可是皮箱中除了一些破旧的杂物、衣服，并没有什么看着有价值的东西。李易有点纳闷，他明明看见张贤提着大皮箱，显得十分沉重，怎么会只有这些东西？

李易略略思考，奔到床边，伸手在被窝中细细摸索。他手一顿，在枕头边的床板上摸到了一件东西，抽出来一看，是一个牛皮硬面的记事本，上面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六个字：张贤魔术杂记。

记事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小楷，有的页面上文字整齐，有的却杂乱不堪，文字龙飞凤舞，还有不少手绘的插图，在插图边也都有文字批注。

李易看完这些文字，眉头紧皱，赶忙把记事本合上，本想塞回床下，但略一犹豫，还是揣进怀中，然后溜出客栈。

李易并没有立即回去与豁牙金相见，而是绕了个大圈，把

这本“张贤魔术杂记”藏于一个树洞之内，才返回去找豁牙金。

豁牙金还坐在离张贤消失不见的地方不远发愣。李易见大家神色怪异，先问了问，才知道张贤突然消失了。

李易说没在张贤房里偷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豁牙金他们不信，搜遍李易全身，又拳打脚踢地逼问，李易紧咬牙关，绝不说自己把张贤留在房中的记事本藏起来的事情。李易被打得连昏了几次，几乎丢了半条命，但还是念着：“没有，没有……”

豁牙金心想他可能真没有偷到，再打下去只怕他性命难保，于是朝他啐了几口，几个人扬长而去。

李易一直躺到天黑，才算缓过劲来，张嘴吐出两颗断牙，捂着胸口，扶着墙壁，哆哆嗦嗦地挪回了自己的栖身之处。所幸有邻里照顾着，李易昏睡了整整一夜，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仍然不见张贤的身影，天桥的各种流言顿起，什么版本都有，还都是邪门得厉害。亲眼见过张贤消失的人，渐渐也懒得说了；没见过张贤表演的人，大多认为又是一个好事之人编造的传说，谁也没当个真。渐渐地，也就再没有人反复谈论张贤。

李易终于康复过来，算是好了大半，他趁着夜晚无人的时候，偷偷摸摸取回了张贤的记事本，仍然没有翻看，而是一大早带着张贤的记事本，去了父母坟头。

李易走到自己父母埋葬之地，却见到坟头前摆设着瓜果酒菜、祭祀用品，一摞子纸钱还都沒有烧尽，但举目四望，见不到一个人。

李易跪倒在地，哭了一场，念叨了一通自己不孝，现在做了

小偷，快丢了父母的教化，愧对父母。哭了一番，李易取出自己携带的纸钱来烧了，最后把张贤的记事本也从怀中摸出来，要将书本点燃。

“李易！不要烧！”有人叫道。李易微微一惊，赶忙一回头，只见一个戴着礼帽、架着墨镜、身着长袍的男人，背着手向他缓缓走来。这男人深深地看着李易，说了句：“李易，你想学魔术吗？”

他，就是七天前，消失在众人眼前的张贤。

张贤消失在天桥的第三十八天，悦客茶楼前，李奉仁神情沮丧地看着搬运工进进出出地将茶楼里的家具杂物搬出来，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暗念道：“罢了罢了！卖了吧，我对不起祖宗啊！”原来，李奉仁已经把茶楼卖给了陈国，订金都收了。

有个看着二十出头的姑娘走了上来，她长得分外水灵，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眨动，十分讨人喜欢。这姑娘叫道：“爹！你就别想了！我们这么大两个人，还怕在北京城里活不下去吗？”

李奉仁叹道：“娇儿，你就别安慰我了，我懂，就是心里难受啊。如果一个月以前的那个张贤先生没有突然消失，我还想努力试试请他来，这样悦客茶楼还有救，可他突然就化成烟走了，唉，我也算是死心了。”

这个姑娘正是李奉仁的独女，名叫李娇，一直帮着李奉仁打点悦客茶楼，年方二十一，正是花容月貌的时候，上门说亲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李娇本该找个男人嫁了，可她舍不得爹，一直不肯，李奉仁拿她没办法，于是婚事就耽搁了下来。

李奉仁正说着，只听身后有人说话：“李老板，你这里还营业吗？”

李奉仁心想这是什么人啊，看着正搬家呢，还来说风凉话挤兑人，便没好气地说道：“你自己看还营业不营业，我这里关门大吉了。”

那人又说：“我看李老板说关门大吉，还是为时尚早啊。”

李奉仁奇了怪，转头打量说话的人。只见这人身穿一身笔挺的灰呢子西服，戴着墨镜，正冲他微微笑着。这个人身后，还站着一个穿浅蓝西服的年轻人。李奉仁似乎有点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两个人。

戴墨镜的男人把墨镜取下来，一双眼睛深如潭水，他缓缓地说道：“李老板，还记得我吗？我是张贤。”

这人正是张贤，他身后的年轻人，就是李易。

很快，悦客茶楼的李奉仁退了陈国的订金，要重新开业的消息，传遍了天桥一带，可是其中的原委，谁也不知道。

只见悦客茶楼竖起了高围，李奉仁跑进跑出地张罗一批又一批的工匠，忙得不亦乐乎，悦客茶楼里面到底在干什么，没有人能弄得明白，只听去干活的工匠说里面在大修，有的说里面挖了许多深坑沟渠，可能要修地下室；有的说做了许多木匠活，都是些家具的部件，也不组装；有的说里面在拉电线。

因为李奉仁重新修整悦客茶楼古怪得很，两天一批新的工匠，每天干的活都是不重样的，于是谁也说不出个齐整。

等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有几批工匠稳定下来，出来都说悦客茶楼里面变了样子，修了个巨大戏台，幕布重重，不是天桥的样式，而且里面的布置中西合璧，彩灯无数，戏台上的电灯更多，点亮以后有的明有的暗，都

是稀罕的物件。

冬日里的一天上午，悦客茶楼前张灯结彩，锣鼓震天，彩旗招展，正式重新开张。

李奉仁见围观的人多了，这才清了清嗓子，站在门口笑逐颜开地卖力吆喝：“各位父老乡亲，悦客茶楼重新开张，全凭各位的抬举！”

围观人群中哄然应了，有人叫道：“李老板，恭喜啊，有什么新鲜玩意！赶紧说一说啊！”

李奉仁笑着抱了抱拳，走到门店边，手上拽下红布，那个大招牌和新店头就显了出来。

只见新招牌上，黑底红字，龙飞凤舞地写着五个大字：“悦客魔术馆”。而那个竖在店门边的大招牌上，画着一幅巨大的彩粉招贴画，乃是画着一个穿着洋装的男人，手中一把西洋纸牌，微微带笑，身后则有鸽子纷飞、兔子乱跳、仙人腾云、宫殿层叠。这幅画中西合璧，正是时下里最流行的西洋广告画的形式。在招贴画的一侧，写着大字：“幻世奇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魔术师张贤，每日两场精彩魔术。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是见过张贤表演的，指着招贴画上的魔术师大叫道：“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就是张贤！他又出现了！”

说着嚷着，就有不少人挤出人群，要往店门里闯，李奉仁新雇来的几个伙计赶忙拦住，那人还嚷着：“我有钱啊！快让我进去！”

李奉仁见时候到了，高呼道：“今天小馆重新开张，张贤张先生试演一场，不要门票钱！各位要来看的赶紧啊！”

人群中一阵躁动，有的将信将疑，有的交头接耳，但也有不少人按捺不住好奇，纷纷向店里走去。

面对远征军高射机枪的平射，日军冲过来“集体自杀”



纪实文学

大爆破之后，敌人的大碉堡飞离地面数米

8月20日这天，远征军对松山高地进行大爆破。

爆破松山高地，后来成为参加此战的老兵们一生最感光荣和自豪的事。

据1947年9月昆明《民意日报》上记者马志华所撰《爆破松山纪实》载：“预定于9时整点火。8时40分，何绍周军长通过电话命令荣3团迅速向后撤离爆破圈的危险界外，枪炮声亦随之逐渐冷落。在整个战场的我军，目光都集中在子高峰，以同样紧张的心情，在期待着这一奇迹的爆发……在时针刚指向9时整的时候，当前一切并没有什么改变。经电话向前方询问，获悉荣3团的攻击部队，于9时未撤离完毕，致未点火。”

原来，荣3团部队的“佯攻”之戏演得过于逼真，以致距敌太近未能及时撤下。

点火位置位于子高地东北坡下的荣3团指挥所，距子高地约500米。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陪同美军联络官温夏克少校来到这里，见到了团长赵发毕和从保山机场刚归建的本团第3营营长陈载经等，大家格外高兴。掩蔽部内，放着10部用电话机改装的点火机，军工营营长常承隧站在一旁默默地吸烟。通常爆破只需一两部点火机，今天为了防备不测预备了10部。赵发毕、崔继圣等人也相继走到一部点火机旁，握住了摇柄。

在掩蔽部外，还备份了一套常规的导火索引爆装置。军工营第2连1排中士班长罗长庆奉命点火。他回忆说：“这是150公分长的缓燃导火索，每秒钟燃

烧1公分，就是说，点燃火后，我有两分钟时间跑着离开点火点，所以我不慌。我身后是我们连朱连长，他和何绍周军长对过表，分秒不差的。他背着电话机，随时待命叫我点火。我蹲在坑道里，一手捏着导火索，并把火柴头按在导火索上，一手捏着火柴盒（导火索只能借火柴头瞬间爆燃的能量才能点燃，明火无法点燃）。只待连长做一下手势，我就‘嚓’的一下，叫狗日的日本鬼子化成一堆灰！”

9时15分，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老兵张羽富看到，工兵营营长常承隧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手有些颤抖，狠狠摇动引爆装置。与此同时，荣3团长赵发毕、崔继圣等人也用尽全身的力量猛摇手柄。在掩蔽部外面，班长罗长庆也随着连长的口令点燃了导火索，而后转身向后跑。

老兵张羽富说，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动了一下，接着又颤动了几下，有点像地震，团指挥所掩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地晃动起来。站在外面的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看到，一股力量冲天而起，把主峰整个大碉堡托起数米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同时，一股浓浓的烟柱从子高地蹿起来，烟柱头上戴一顶帽子，很像多年以后在电影里看到的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

面对顽敌，美军联络组的官兵强烈要求参加敢死队

夜间偷袭，为日军惯用战术，占领子高地后的两个夜晚，日军又连续上演了这一幕，发生了一段惨烈战事。

时为荣3团第1营2连下士班长的湖南浏阳籍老兵崔化

山的回忆是：

“20日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了，我们全发了疯，不顾死活。不少鬼子被我们打倒，倒下去滚几滚，又挣扎着向我们冲来，硬是要和我们拼命。我们也被鬼子的疯狂劲挑得性起，和鬼子拼起刺刀来。我一枪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按住想卡他的脖子，不提防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断了，十指连心，我眼泪都疼出来了。心一横，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七八下，硬将这个日寇的脑袋一直敲烂到脖子才罢休……”

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的回忆是：

当夜，日寇纠集了200余人冲上子高地，企图夺回制高点。我所在的7连王富国连长接到张营长命令，带了1.2排官兵冲上阵地与2连官兵并肩战斗。在混战中，王富国连长麻痹大意，没有带枪，在战壕中被日寇连射两枪击中腰部，壮烈牺牲。在连长身边的传令班上士刘班长见鬼子又向他瞄准，一跃而起把鬼子压在壕底，鬼子难以翻身，竟然拉响了腰上的手榴弹，一声巨响，刘班长与鬼子同归于尽……有幸，2连和7连1.2排战士奋勇搏斗，冲锋枪与手榴弹发挥了最大的威力，将鬼子逐出了阵地……

8月21日早晨，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接到营长电话，命其速带3排返回营部。到达营部后，营长说：王连长已在昨晚阵亡，由你代理连长，率领3排立即进入阵地，加强2连阵地守备。杨金继带领3排迅速进入子高地阵地，令所有士兵立即修建工事准备再战。

据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回忆，8月21日傍晚时分，王景渊副师长来到荣3团指挥所，召集全团官兵组织敢死队，当时官兵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参加敢死队。第3营陈载经营长首先报告，说子高地阵地是他丢掉的，就是脑袋掉了也要夺回来。最后决定由陈载经为敢死队长，挑选30人组成敢死队。

据说，在场的美军联络组的官兵们见状大为感动，都争着也要参加敢死队。荣3团坚决不同意。气得联络官温夏克少校等人叫嚷：“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官兵参加敢死队，总叫我们在后面？我们是来打仗的，消灭敌人是军人的天职……”最后，只好决定由温夏克少校和崔继圣率领美军官兵以3挺高射机枪为掩护队。

子高地之战，面对远征军的枪弹，日军“集体自杀”

方国瑜在《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叙述，夺回子高地之战为整个战役中空前惨烈的一次：

“22日8时许，该团团长赵发毕集结30余人，并将其特务排10余人加上，亲率反攻。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亲督于后，于9时开始攻击……我于10时复进至原阵地，又发现前未经破坏之大掩蔽部一座中，有我荣3团第3营连长1名、士兵12名据守其中；该掩蔽部口外，敌死尸堆积20余具。再清查阵地内，敌我士兵互相拥抱而死者共62对，满布壕内。反斜面上，肢离体解，肠肺狼藉，布满壕内，壮烈空前，惨不忍睹。”

原第1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周昶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在7月5日的战斗中，被李弥从上士直接提升为上尉的军部司号长杨敬

财，在此战中再次表现出非凡的英勇行为。当时，杨敬财作为军直人员与美军联络官来阵地观战。

冲锋开始后，敢死队员一冲上去，即被日军射中3人。杨敬财见此，怒上心头，无暇示弱，就向守阵地的一位班长要走冲锋枪1支、手榴弹6枚，迅速冲到敢死队员身旁蹲下，而后向一个大土堆后投出两枚手榴弹，马上听到日军发出几声惨叫。杨敬财振臂一呼，肩负起阵地指挥，带领敢死队员击毙不少日军。我突击队士气陡增，乘势向敌分散开火，转瞬间子高地之敌全被歼灭。

据崔继圣回忆，当时，一股日军从西北方向的丑高地扑过来，来势极为凶猛。崔继圣心里一惊，阵地上经过恶战剩下的敢死队员，只有十来个，温夏克少校和自己带来的美国兵掩护队，是否能顶得住反扑之敌？这时，掩护队架起平射的高射机枪已经响起来，大口径子弹打在前面被烧焦而东倒西歪的树干上，立刻翻出白嫩的树心，显得格外醒目。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兵开始一个个倒下，后面的却没有人后退，而是踏着尸体继续冲过来。有几名日军直冲到离崔继圣几米的地方，才猛然栽倒在地，四肢开始抽搐，伤口向外喷吐着污血……崔继圣突然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来争夺阵地，而是因绝望而来集体自杀的！

直到最后一个鬼子兵倒下后，机枪声才逐渐稀疏。荣3团的许多步兵回过头来看着操纵高射机枪的美国兵，竖起大拇指向他们示意。